

雪山剿匪传奇

● 卢秀彬 著



雪山剿匪传奇

卢秀彬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山剿匪传奇/卢秀彬 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

ISBN 7-5008-1397-X

I. 雪…

II. 卢…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7.5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安外六铺炕)

印刷: 华燕印刷厂印刷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次: 1993年10月第一版
1993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字数: 330千字

印张: 14.25

印数: 1~11,200册

书号: ISBN 7-5008-1397-X/I·339

定价: 9.00元

内 容 提 要

日本投降后第二年夏，在日伪匪邦勾结下，佳木斯市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抢劫和屠杀，当即有三百多无辜群众惨遭毒手。

是年冬，解放军某部连长谷光明，在其未婚妻配合下，以先声夺人之势，引诱贪恋女色的大队长，带队杀出老巢……又在学生组织民主大同盟支援下，以石破天惊之力，涤荡小兴安岭土顽势力，为我建立后方根据地，奠下一块厚重的基石。

全书故事曲折，情节生动，语言流畅，构思新颖。用章回体形式介绍新区人物的成长进步；借历史演化来描述创业的苦涩艰辛。它是一部多姿秀丽的我军边疆斗争画卷。

目 录

- | | |
|--------------|--------------------|
| 一、作战处参谋电话误事 | 省城审战犯大会遭劫 …… (1) |
| 二、漫天飞雪神兵捣匪穴 | 连长小结巧讲辩证法 …… (7) |
| 三、倔班长死活不受礼 | 老大娘劳军逢佳婿 …… (12) |
| 四、老八路组织劳工暴乱 | 小马倌带队杀出重围 …… (17) |
| 五、假村长假招待险中脱险 | 真八路真关心火线救火 …… (26) |
| 六、过生日请娇婿媒人说项 | 送寿果看老妈靓女会夫 …… (35) |
| 七、弱女子雪父仇参军效国 | 鬼连长暗筹划智取高参 …… (45) |
| 八、指挥员运筹帷幄 | 战斗员赴场杀敌 …… (54) |
| 九、得急报匪首气极败坏 | 究细底匪婆妄涉军机 …… (63) |
| 十、靠故友农会主席脱险 | 凭情感识途老马衔枚 …… (70) |
| 十一、诉苦情姐弟相会 | 吐真言旧友传情 …… (81) |
| 十二、常还在汇报匪二事 | 小马弁叙谈挨骂情 …… (91) |
| 十三、为友谊马夫偷马 | 发义愤马弁开枪 …… (100) |
| 十四、刘团长巧施引蛇计 | 谷连长突围烧连营 …… (108) |
| 十五、队长怕死假报信 | 马弁奉命报真情 …… (122) |
| 十六、总经理畅谈后事 | 赵老师斥探军情 …… (129) |
| 十七、小鬼子暗结交情网 | 小白鞋明陈六甲身 …… (136) |
| 十八、小分队缴马还马 | 穷俘虏新装回营 …… (145) |
| 十九、谷连长迎接远来客 | 鲍区长痛责警戒兵 …… (151) |
| 二十、鲍区长部署行军事 | 刘团长智询迂迴路 …… (156) |
| 廿一、区领导写信搬兵 | 团首长当面点将 …… (165) |
| 廿二、覃福禄大张祝酒会 | 孙老虎揭发抢劫案 …… (170) |
| 廿三、覃小魁妄袭郑家堡 | 处心机匪首戒三章 …… (178) |

廿四、敌坐探告密老参场	覃小魁进犯靠山镇 …… (187)
廿五、许连副力扫顽敌	孟侦察急报军情 …… (195)
廿六、副连长智歼隐藏敌	一排长巧设狙击阵 …… (203)
廿七、覃小魁郑家堡扑空	郑拐子在家乡被歼 …… (209)
廿八、熊队长战马负伤	傻匪兵借马冻毙 …… (222)
廿九、匪兵洗劫郎家岭	敌人丧胆靠山镇 …… (229)
卅、团长密布天罗网	匪兵闯入埋伏圈 …… (237)
卅一、李德匪顽抗被歼	马红眼耍赖遭擒 …… (244)
卅二、覃匪企图逃富山	孙懋准备阳关路 …… (253)
卅三、锁柱甘心缴骏马	张友入库探沙金 …… (262)
卅四、覃匪顽抗毙命	王江杀敌献身 …… (269)
卅五、王麻子投靠骑兵旅	黎志农血洗保管科 …… (276)
卅六、富山县送来报急书	省城转来加急电 …… (285)
卅七、张闯回一班任职	布沾庭令婿回家 …… (293)
卅八、谷连长一进富山县	常还在长眠古墓前 …… (300)
卅九、大同盟暗组铁血团	骑兵旅明整战俘队 …… (308)
四十、桑三狗勒索小白脸	谷光明会见“老同学” …… (318)
四十一、门诊所要搬头上山	侦察组会见大同盟 …… (327)
四十二、谷光明赵家钓“鱼”	桑三狗西门丧命 …… (335)
四十三、张闯逢敌奋战喋血	谷光明为战友冻伤 …… (344)
四十四、秧歌队拜年赵家堡	敌分队被歼大墙内 …… (350)
四十五、孟排长廓清外围	赵翰章送子参军 …… (356)
四十六、医官一场虚惊	马弁命归黄泉 …… (366)
四十七、学子爱国有罪	老师恋家被抓 …… (370)
四十八、康铨为家信坐牢	真如因丢纸遭捕 …… (376)
四十九、护理员求人画图	旅医官敲门投宿 …… (385)
五十、康铨德鲁巴反水	谷光明县城救急 …… (395)

五十一、吴玉兰突围负伤	祁雪葵串门被俘	(400)
五十二、王麻子包围赵家堡	谷光明求救德鲁巴	(406)
五十三、王处长问计马红眼	程排长听信曹军医	(411)
五十四、玉兰临终献图	杨信濒危炸楼	(416)
五十五、王麻子兵败被俘	死囚徒黑夜逃亡	(421)
五十六、金兰转移福隆泉	祁寿演说东江居	(427)
五十七、谷光明再进富山县	王麻子又当俘虏兵	(434)
五十八、红一连首破县城立功	新三连攻占敌巢受奖 ..	(441)
尾声.....		(445)

一、作战处参谋电话误事

省城审战犯大会遭劫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是个本来不该发生的事。但它像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一样，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血淋淋地、悲惨地发生了。

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上午八点半。

合江省省会佳木斯市，这天召开省市党、政、军各级领导和工、农、商、学、兵有近六万人参加的庆祝“七一”建党二十五周年大会；会上要审判日伪战犯。

这天刚一朦朦亮，参加大会市郊各县、乡、村的土改工作队，贫农团、民兵、妇女会、儿童团和各县乡村的秧歌队、高跷、赶船、笼灯队……一队队、一伙伙，有条不紊地麇集在市联合中学的操场上。

这是日伪时期一所日本高级中学，三面是三层钢筋水泥马蹄型教学大楼。操场四周，围着严密的高高的铁丝网。不用说人，就是小狗小猫，也难从这围墙出入。

学校大门，在操场正西，在教学楼西南角和铁丝网围墙的结合部。

为了安全起见，省军区叫警卫团，今天一早、派了六个荷枪实弹的哨兵把门口，以防坏人捣乱。

在会场前面，在群众队伍面前，最突出的，最引人注目的，有

二十多名日伪军将官和伪满洲国几个大臣一些罪大恶极的甲级战犯。他们低头面向群众，跪在为他们特意修制的台阶上。

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飞机空袭，破坏大会召开，省军区作战处，奉李司令员命令：叫军区警卫团，在大会会场的楼上，架起六挺轻机枪，进行警戒。

责任心特强的警卫团团长刘健怕出意外，还专派担任大会警戒的三连连长谷光明，去楼上查看一番。对担任警戒的机枪手、明确认真地交待：

“没有军区命令，不得擅自行动！”

谷连长从楼上回来，向刘团长报告说，除去警卫团对空警戒外，总后军械部松花江支队，也有一挺轻机枪在楼上警戒。

刘团长是个有心人，他听了谷连长汇报后，马上叫黄参谋打电话，问问军区作战处：大会楼上警戒，由几家组成？由谁统一指挥？

这时节，在佳木斯市驻军和机关很多。由于松花江前线形势紧张，东北解放军前身的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机关、院校、医院多数都从哈尔滨市撤到大后方来。这些总部院校的头头，大多数都比合江省市的领导地位高、资格老。这里没有一个统领一切的首脑，这是一种群龙无首的局面。

黄参谋从大会秘书处，向省军区作战处打电话一问，回答是作战处领导参加大会去了，在家的人不知道他问的事。那个小参谋又说，既然人家为了防空警戒，还问那么详细干什么？真是吃饱饭撑的，没事找事。把黄参谋给呛了一鼻子灰。

悻悻而归的黄参谋，回来一说，刘团长还是不放心。他皱着眉头，坚持说：

“还是问的细一点好。出了事，好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吗。”

站在一旁的三连连长谷光明也插话说：

“这么大的会，可不是闹着玩的，万一出了事，这个局面可咋收哇？！”

“杞人忧天！”带着一肚子气的黄参谋说：

“人家军区作战处都不怕，俺这小小的警卫团，怕个甚？！”

因为谷连长是负责警戒的，他对这事格外关心。他看黄参谋不愿去，又劝慰地说：

“哎呀，等出了事，再怕就来不及了。”

刘团长很赞同谷光明的意见，他督促黄参谋：

“你还是再跑一趟。到大会总务处，找找作战处闫处长。他准在那，一定把这事打听清楚。”

他还拍着黄参谋后背，边向外送他，边开玩笑地说：

“可别忘了，大意失荆州呀！”

黄参谋刚走出不久，大会宣布开会了。

大会由省委王秘书长主持。他通过麦克风，宣布：

“请大家肃静！马上就要开会了。”

会场上，几十支秧歌队的锣鼓、唢呐，个个队都有高手，都使出绝技和看家本领，互相比赛。一个想压倒一个，个个都不服气。

“秧歌队的锣鼓、喇叭，都停下来！都静下来！”

麦克风里，又传出王秘书长的高声呐喊。

会场还没静下来。

负责维持会场秩序的、一连侯指导员和负责警戒的三连谷连长，分头跑到各家秧歌队面前，用手比划一阵后，那些秧歌队才逐渐地静下来。

秧歌队一静下来，大会就开始了。

会议第一项任务，是由省委王秘书长，逐一向大会公布这些战犯的罪行和对他们的宣判。

麦克风里不断传出王秘书长清晰、响亮、大快人心的宣判。

这是东北人民企盼已久的一天，终于到来了。这些历史败类，这些杀人不眨眼的罪魁祸首，在正义面前，被送上了断头台。他们死有余辜。

这天上午，是绝无仅有的好天气。整个会场，是鸦雀无声，一派庄严郑重的气氛。

突然间，麦克风变了腔调，传出严厉的斥责声：

“不要动！不要乱！”

这声音从麦克风传出来，使几万听众愕然一愣。人们立刻引颈四下张望。就看会场中部，在人群中，升起一股蓝黄色的烟雾。这烟雾不大，但像一种特殊的燃料，燃烧起的什么信号。

“不要动！不要乱！”

会场中，也有人扯开嗓子喊着。紧接着：有人向空中鸣了一枪。又有人喊叫：

“别动！别乱！”

枪声又响了两三声。

麦克风也大声呼喊：

“都别动，都安静。”枪声又响了几下。

楼上，突然有一挺机枪，向楼下人群中吐吐吐地开始扫射了。

整个会场，一窝蜂似地轰动起来，全场大乱。人们四下拚命狂逃！

向哪里跑，三面大高楼一面铁丝网，人们满地滚、满地爬呀，爬呀！

谷连长抬头一看，在楼西南角上，正是所谓军械部松花江支队“警戒”的机枪，在向人群最密集的地方猛烈地开火。谷光明把手一扬，高声呐喊：

“停止射击！停止射击！”

不管他怎么喊，那射手照样疯狂地猛烈地向群众最集中地方开火。

谷光明顺楼墙上钢筋爬梯，一口气爬到三层楼顶，向那射手下令：

“你马上停止射击！”

那人不但不听，还把枪口对准谷光明。谷光明要再干预他，他就不客气。

谷光明飞步向前，用上全身力气，飞起一脚，把那射手像踢皮球似地从三层楼顶，踢到楼下乱人堆中。

谷连长在楼上，用手作成话筒，向楼下大声喊：

“别打了！别打了！”

各处枪声、手榴弹声，又响了约十来分钟。

当时除去部队有枪外，民兵、地方干部、土改工作队员，人人都有枪。不制止鸣枪，会场永也安宁不了。

枪声渐渐稀少，谷光明从楼上下来，想找找被他从楼上踢下来的机枪手。

正在领人抢救伤员的三连指导员任帮英和副连长许政说：

“那个被你踢下来的人，已摔伤，被一个身穿便衣的人背走了。”

“背哪去了？”

“不知道哇。”任指导员说：

“这会人乱糟糟的……”

“那家伙、一定有问题。”

谷光明刚说到这，一排长杨信从人群中挟着一个受轻伤的战士、缓缓地走来。

谷连长对他说：

“杨信，你把他交给指导员、副连长。走！咱们俩去追那个可

疑的机枪手。”

许政阻拦他，说，

“得了吧”这么多人，乱成一锅粥似的，去哪追呀？！”

“不行！”谷光明坚定地说：

“你快点把这个战士送进医院，别让他流血过多。我跟杨信，一定把那人查个水落石出。这关系重大。”

他没作更多解释，带上杨信，奔向大门外，直奔市内马路，向前追去。

一九四六年七月三日《合江日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报导：“佳木斯市庆“七一”大会，由于少数土匪捣乱，制造事端，开枪、掷手榴弹，打死打伤无辜军民约三百余人，实属罪大恶极。”

七月十二日《合江日报》报导：

省城“七一”血案祸首已部分擒获：

……佳市七月一日，联合中学操场上，搅乱庆祝“七一”大会的部分匪徒、凶犯六人，已于昨日在××县城旅店，一举捕获。其中二人为匪首谢文东、李华堂派的。另四人为小兴安岭惯匪、汉奸覃福禄的别动队（其中一人、曾在楼上、用机枪向楼下群众扫射、肆意戮杀无辜）。”

这天晚点名时，谷连长手里紧紧攥着那张七月十二日的《合江日报》。他面向干部，战士和头上裹着纱布的伤员，咬着咯咯响的牙齿，说：

“我们的仇，一定要报！这个覃福禄、覃德斯洛夫，他跑不了。”

二、漫天飞雪神兵捣匪穴

连长小结巧讲辩证法

一九四六年冬，在一个漫天大雪飞扬的下午。在小兴安岭山麓的靠山镇，开来一支解放军。队伍整齐地坐在镇外一个农家的场院上。

战士们一坐下，就唱起雄壮的军歌。一连连拉拉队，喊着嘹亮、激动人心、震耳欲聋的口号。

在场院最西边，是另一个连队，一个劲要三连唱歌。还特意指名道姓地喊着：

“谷光明来一个！”

“三连长来一个！”

这是一连侯指导员带头领着喊的。因为，一三连是唱歌的老对手，只要两个连坐到一起，必然要比试一回，热闹一番。都想在唱歌上，压倒对方。双方谁也不示弱。

一瞬间，有个中等身材、身挎三号驳壳枪的三连连长谷光明，从队伍后边大步流星地走上前来。

他边走边用手指挥战士，齐声喊着：

“一二、来了！”

“一二、来了！”

他那两只像小簸箕、带着白线手套的大手，在凛冽的寒风中，自由地摆动。他显不出一丝疲劳怠倦的迹象。他轻松的象刚

从热水澡塘里出来。他举止机敏、刚健、有力，证明他正处于血气方刚、精力充沛、争强好胜的韶光华年。他体态匀称、挺拔、行动轻便、自如。他那年轻而又老诚，刚毅而庄重的脸盘上，老是挂着一丝和蔼、亲切、自然的微笑。

他站到队伍前，把两手慢慢抬起：

“革命军人各个要牢记……”

他把两手轻轻一转，歌声像海涛一般，哗然而起。

三连一唱，整个场院的队伍，立刻肃静下来，倾听三连这节奏鲜明、感情充沛的歌声。

当唱到“八项注意”时，就看谷光明两手在空中旋转两下、左手一停，右手向左向中向右一比划，唱起三部轮唱。

全场立刻鼓起掌声。

三连对一营来说，是小兄弟，是部队从关里开来，在进军锦州、四平的路上，新组建的连队。直到前往北满佳东地区剿匪时还人马不齐。

唱完歌开始作行军小结，这是每个连长到宿营地，必做的例行公事。这是长途进军后，一向不可少的政治思想工作。

谷光明挺着腰板，笑呵呵地问：

“同志们，累不累呀？”

战士立刻雷鸣般、齐声回答：

“不累!!!”

“不——！”谷光明把这个不字拉出很长的尾音。

“同志们是累了。我说，你们该累！”

他的话，开始大家愕然一愣。接着，一下子满场哄然大笑。有的笑弯了腰，有的笑出来泪，有的笑淌出鼻涕。

“为什么说该累呢？谁来回答这个问题？啊？”

连队立刻鸦雀无声。干部、战士、都屏住呼吸，认真思索，怎

么回答连长的提问。有的胆小的，吓的大气不敢出，怕连长指名叫他来回答。也有的害羞，怕在大家面前讲话，把头深深的低在两膝之间。全连静了两分钟。

谷光明大声说：

“我们要打倒破坏团结，发动内战、独裁专制的蒋介石，解放穷哥们，不吃苦受累行吗？！”

“不行！”战士、干部齐声回答：

“对啰——”他把右手掌向下一挥，说：

“这就是革命的辩证法！”

接着他作了行军小结，表扬了行军中团结互助的好人好事。特别表扬了一排长杨信。

在讲到眼下的任务时，说：

“这回呀，我们一步跨进小兴安岭，直捣汉奸、土匪、号称国民党地下先遣军骑兵旅覃福禄老窝来了。前天、我们和他们游动哨，打了遭遇战，消灭他一个小队，咱们指导员也挂点轻伤，这是小意思。将来还有大仗打……”

在今天的行军路上。

去后边迎接掉队战士的一排长杨信，扛着一挺轻机枪，两只大盖枪，很快地赶上炊事班的队伍。

挑着大行军锅、油桶、盐袋的炊事班副班长石中贵，看杨信从后边赶上来，用脖子上的毛巾擦一把脸上、脖子上的汗，对和自己并肩而行的杨信，说：

“嚯，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呀。”

杨信本来要赶上前边去了。一听石中贵的话，心里好不是味。他放慢了脚步，反唇相讥地说：

“别看兄弟我年纪小，我革命那会，你还挑着扁担，走街串巷卖杂货呐。”

“你也吹!”

“吹?!”杨信扭头看看跟石中贵后边的班长崔福田。

“不信，你问问大班长。”

崔福田只是点点头什么也没说。他不需要说什么，他只点点头，就表示肯定了。

二年前，杨信跟妈妈成为长春市地下党当交通员。“八·一五”光复，他妈冒着枪林弹雨，把儿子送到城外，交给关里来的八路军当兵了。

我军攻打长春，向日伪汉奸张东凯领导的“铁石”部队发起攻势。

新兵杨信在谷连长指挥下，打得英勇顽强，机智果敢，眼看把日伪军打得节节败退，溃不成军。

在战斗最紧张，最关键时刻，他凭自己路线熟，带领一个班与日伪军一个中队，拚了三次刺刀。终于，把敌人赶进一栋银行的大白楼里。

谷连长叫他们组成投弹组，一阵阵爆豆似的开花手榴弹，把日伪军炸的血肉横飞。

战斗结束，杨信当了班长。

在我军执行党中央决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后，主动撤出长春。

这功夫，原来一排长褚长春因病住院。杨信当上代理排长。

部队到北满，在佳东地区剿匪，他的工作样样占先，处处打头。再加上他出身好，为人本份和气，善于做战士思想工作，他很快入了党。这年秋天部队扩编，他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排长。

其实，石中贵多少知道杨信一点历史。都在一个锅里搅马勺，谁不知道谁呀。他所以对他那么说，主要是想和杨信开个玩笑。